

大余的表情

胡磊

正赶上大余当地的春晚。江西的传统戏剧传承较好，大余的采茶戏票友拥趸众多。在牡丹亭前，我们见到一群参与当晚演出正在排练的阿姨，寒风中我冻得哆嗦发抖，她们居然穿着单薄的演出服激情彩排，情绪陶醉，精神可嘉，还欣喜地与我们合影留念。牡丹亭前是一汪水池，我仿佛看见丽娘身段盈盈向我走来，目光流转叹春光。“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，恰三春好处无人见。”春光如丽娘，我亦如柳郎，一方天地，悠悠厚重，难怪我的好友作家江子在牡丹亭前难掩性情，匍匐在地，痛哭流涕，呼唤着“丽娘，我的丽娘”。戏里戏外的人都是那么美好，我比较认可后人对杜丽娘的某种精妙解读：“她读了书，却不知道真实的世界，她领略了春光，梅树下的梦里遇了自由恋爱。醒来却还是这紧逼的世间，如书道理，绣楼不出，等待一个所谓的好人家做一个贤妻。”

有梦的地方，就有勇敢的追梦人。这年头拍影视剧可是风险很大的事，可是在大余，竟有一批敢想敢干爱文艺的人，他们推出了本土题材原创电影《梅岭之恋》，编剧是作家吴德文，出品人是诗人肖力群，他们多方鼓与呼，得到大余县委、县政府的支持，得到企业家王忠东(已故)先生等乡贤的赞助，历尽波折梅花终开。去年十月，我参加了在东莞大岭山举行的《梅岭之恋》首映式暨分享交流会，带给我良多的感动和感慨。影片呈现的是一代青年励志奋发的文学语境，具体以梅岭为叙事背景，融入世界鸟都、千年古驿道、陈毅《梅岭三章》创作地等世情风貌，向外界展示具有良好人文传统和自然生态的美丽大余。其实，我大了解这些朋友们，个个中现实困境把他们折腾得沧桑淋漓，他们凭藉的是乡土情结，是热血情怀，此中真义，可用赣鄱乡贤王安石的话来道破：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

此次大湾区名家作家来大余采风，就住在赣南著名的丫山风景区，其时烟雨茫茫，水墨风华，美不胜收。感恩于当地企业家谢财铭先生的慷慨赞助和特意安排，次日晚宴，他还于百忙之中携老家黄酒前来看望我们，添加微信时我们还深情拥抱。谁知，4月8日上午，传来财铭兄突发脑梗溘然辞世的消息，令人痛惋。

在大余的那两天，我们先后参观了南安府衙、嘉祐寺塔、大余历史博物馆、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……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，到处流淌着浓郁的诗意。辛苦陪同我们的几位当地文化名人，不停地向我们介绍大余的美丽，随时随地向媒体推介，如丫山、天华山、云山、三江口，如南望黄元、脐橙、袁糕、酸三宝、青龙蜂蜜等，带给我们绵延不尽的地域韵味和诗意想象。

赣粤交界的大庾岭，一岭隔南北，梅岭北面是大余，南面是南雄，地域不同，底蕴不同，观念也不同。文化是地域的外衣，反映的是地域的气质和性格。大余之行，作家们以各自的视角和方式，记录了行走大余的耳闻目染和独特感受，通过主流媒体的发表推介，展现了独放异彩的大余魅力。这种传播功效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。

一季花开落，再待夏初繁。离开大余回到东莞的这段时间，我在延伸策划着“东莞作家写中国”赣州行的方案，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文化交流，让文学的新火花在梅花诗国燃烧与照耀，一如高过庾岭的梅花，照亮从冬天抵达春天、从历史通向未来的千古驿道。

花落春常在，我心盛放。有梦有戏有诗意，是我感受到的大余这座赣南古城的基本表情。

江西很多县城我都去过，但与大余素未谋面，我神往已久。在东莞，身边大余籍的作家诗人朋友不少，他们都是粤赣两地活跃的文化界名流，经常给我绘声绘色地聊起大余，比如古南安与汤显祖牡丹亭，比如声名远播的丫山风景区，比如著名的南安板鸭，等等。我去过几次大庾岭南麓的南雄梅关古道，爬上梅岭雄关隘口，一脚踏两省，北望苍苍阔，一山之隔，大余近在咫尺，但多因公事随团只能折返，走进大余就是未能成行。

去冬今春，我终于有了一次到大余的机会，随粤港澳大湾区作家采风团走进大余。记得到大余的那天，正逢立春，我和同行的其他文友说，和春天一起到大余，今年我们中了好彩头。

要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地方进行判断和阐释是很困难的。翌日大雨，我们上梅岭，在山脚，我们正在凉亭内品茶避雨，高谈阔论，突然遇到一群舞龙狮的队伍，很是喜庆。我知道，这在年关的江西，有很多这样的活动，让外来的游客切身感受到热情的氛围，是一种文明的传承与表达。雨后天空放晴，我们沿着古驿道，蜿蜒前行，只见杂花生花，梅花烂漫，掩映道旁，一路芳华。行走到梅关古道半山处，当地媒体采访我对大余的印象，我不假思索地说，遇见南安，遇见美好，大余，是一个有梦有戏有诗意的地方。

要说大余有“梦”，追根溯源绕不开汤显祖，他的“临川四梦”，是其《紫钗记》《还魂记》《牡丹亭》《南柯记》《邯郸记》四剧的合称，是汤显祖梦文化美妙情境之集大成。其中，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就是古南安大余姑娘，据说是南宋时期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，她与进京赶考路上在南安梅花观养病的柳梦梅，演绎了生死之恋，因梦生情，情伤而死，人鬼相恋，起死回生，痴爱最终梦圆。学界有人认为，柳梦梅人物现实原型为东莞人祁衍曾。祁衍曾与江西的渊源很深，他爷爷祁敦，曾任江西饶州府知府，大爷爷祁顺，曾官至江西左布政使。在汤显祖的岭南故交当中，祁衍曾与汤显祖最为要好，他为人至情至性，豪放不羁，性格通脱不拘，“常道武夷，白鹿间。困于南昌，作《乞食文》，临川汤显祖见而大异之。两人一见如故，遂成莫逆。”汤显祖曾有诗记祁衍曾：“男儿生不遇风尘，寡妇人中顿此身。一掷蛾眉能百万，看君似是有心人。”这一因痴为至爱红颜豪掷千金的形象，与《牡丹亭》中柳梦梅痴情于杜丽娘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汤显祖在《牡丹亭记题词》曾说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以死，死而不可以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他在谈及“四梦”创作时说：“因情成梦，因梦成戏。”“四梦”演绎了纷繁世间事，言说的是千变万化总是情。

要说大余有“戏”，就在大余日常的文化细节之中。到大余的当晚，



大利图：梅子熟了 黄明伟作

从忙碌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后，我便一心陪伴孙子读书识字、嬉戏玩耍，沉浸在含饴弄孙的乐趣中。这种乐享天伦的生活，我很喜欢，也很满足。孙子天真烂漫的笑容，常常把我拉回到我的童年时代，那段充满酸涩而又快乐时光。

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我的童年正逢国家遭受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，经济困难，粮食生产连年歉收，人们吃了上顿愁下顿，青黄不接时，只有少量番薯芋头能充饥。我家里生活更是窘迫，从小一直到长大，我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，没有吃过一个馒头包子，更没有见过水饺。尽管那时候生活清贫，但大家积极向上，热爱集体，一心为公，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空前高涨，恨不得一天干完两天的活。

我们那时年龄尚小，不知道大人们艰辛，一天到晚总是疯疯癫癫地打泥仗、捉迷藏、捉鱼虾，弄得灰头土脸，浑身脏兮兮的，直到玩累了，才会各自回家，被父母臭骂一顿后，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地继续昨天的“战斗”。

我们那个屋场比较大，有六七十户人家，家家户户有三五个小孩。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也没有电视看，我们便因“地”制宜，“土”中取乐，变着花样玩。天气晴好的夜晚，是最适合打野仗、捉迷藏，小伙伴在草垛中、旱地里追逐打闹，开心奔跑。夜空中，那纯洁的月亮，那繁星点点的星星，就像孩子们清澈的眼睛，一眨一眨闪闪发光。我们在平静美好的夜空下，忘记了饥饿，忘记了苦累，忘记了忧愁。

抓鱼虾是最惬意的一项活动。我们屋场的村口有一条小溪，小溪往东五百米是一条宽阔奔腾的大河。小溪大河就像两条一大一小的玉带，绕村而过。那时，河水清澈，鱼虾浅底，成群结队。我们在岸边叉鱼、或潜下水里捉鱼，在鱼儿产卵季节，每天能弄上好几斤鱼，吃不完就在锅里烘干，以备招待客人，或提到圩上卖，换些零钱补贴家用。

看电影是最甜蜜的童年记忆。那时，每年都有送电影下乡巡回放映活动，电影队事先策划好路线，由远及近轮流放映。我们村那一片有四个大队，每个大队放映一至两场。放映前，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都要发表一番讲话，若遇到啰唆的干部，大家都很不耐烦，巴不得早点看电影。我们这些小孩子，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电影，像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这类战争片，百看不厌。只要来了放映队，我们几个屋场的小孩都不约而同地追着去看，从上村到下村，从郭庄到邹屋，一场不落，不看完不罢休。

磨难砺志，时代树人；不经风雨，难见彩虹。我十分珍惜童年时代的快乐时光，也十分珍惜那段艰苦的生活经历，正因为有这段难得的经历，才使我上好了人生的第一课，提高了劳动技能，学会了吃苦耐劳，磨练了身心意志，懂得了人间甘苦，体会了处世道理，树立了人生目标，收获了人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暖的笑容，让新生感受到亲人浓浓的爱意。

家兴开着一部崭新别克越野，车速又快又稳。

“家兴，你买新车了？”新生觉得不可思议，以自己一年几十万的收入，也舍不得买这么贵的车子。

“是的，阿叔。老房拆迁后，补了一百五十多万，我在城里买了一套小区房，花了一百二十万，剩下的钱买了这个车。我现在在家具厂做木工，年收入也有十多万呢。”家兴自豪地说。

新生感慨万千：“以前阿公(爷爷)做木工，家里日子过得揭不开锅，不要说阿公那一辈子了，家兴，我记得你也是初中毕业就学木工，还去广东打工好多年。”

“阿叔，现在大家都不用出门打工了，政府每年举办招聘就业会，今年人社局联合各乡政府送岗下乡，村里的伙伴们都在家门口就业，工资薪酬也不差，又可以照顾家里，谁还出门打工啊。”

说话间，车子从城市快速路下来，驶上一条双向六车道的水泥大道，只见道路两侧都是漂亮的绿化带和挺拔的大树，两边是大片的园区和林立的高楼。

车子在一个厂区门口停了下来，新生四处打量：“葫芦塘呢？”

“阿叔，葫芦塘填了，建成了厂区办公楼。整个厂区甚至旁边的村子，早就用上自来水了，干净又卫生，再也不用喝那黄黄的塘水，咱们的衣服也不怕被染成黄颜色了。哈哈……”家兴爽朗的笑声，逗得新生也笑了。笑声中，新生仿佛看见笑吟吟的阿叔，仿佛听见阿爸在说话：“新生，就是创造新生活。”

故乡的风吹起来了，故乡的云飘来了，风和云都没有改变，葫芦塘却大变样了，这是葫芦塘的新生啊！

童年乐事

郭迪善

童年乐事

葫芦塘的新生

朱雪萍

葫芦塘的新生

人们夜不能寐，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，很多记忆和习惯都在这里，这里的每一滴水山塘水，每一株禾苗，每一棵庄稼，每一粒黄上，都有祖辈们生活的印迹，都讲述着葫芦塘人一代又一代与自然抗争，追求生活的美好。年轻人则喜大普奔，觉得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，拆迁意味着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、生活质量的提升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然而新生顾不上感慨，因为他的假期休完了，单位来电催他回去上班。他把拆迁补偿事务委托给堂哥，匆匆路上去往大西北的列车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去他时隔六年才能回家乡了，因为单位安排了绝密的科研工作。

单位工作总算完成，五一长假，新生决定回到阔别六年的家乡看看，不知道老家是不是大变样了，村口晒谷场那棵大榕树还在不在？

“新生阿叔——”一声呼叫打断他的深思，原来是堂哥的儿子家兴来接他了。熟悉的面孔，温

山塘寻胜

谢瑞山

山塘街始建于唐代宝历年间，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率百姓在虎丘山环开河筑路，东起运河闸门渡僧桥，西至虎丘山望山桥，与运河相接，河塘旁筑堤，堤岸桃花芬芳，河上碧波荡漾，因街河长约七里，故称“七里山塘”。

苏州有2500多年的历史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。七里山塘位于苏州古城姑苏区，中间一条河，左右两边是条街，这条河与这条街相伴了1200多年。

坐在船上观赏山塘，一河一街的绮丽风光，一览无余，“舟随棹转，树合溪回，鬓影花香，宛坐天上”。在一条条幽幽小巷、深深庭院中，有多少娓娓缠绵的爱情从山塘河的柔波里流过，又有多少前尘往事勾串起了经年旧约的江南春梦。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也曾在此守望过踏上归途的冒辟疆，正合了周瘦鹃那句：“七里山塘春水软，一声柔橹一销魂。”只是多少明媚春光已不再来，斑驳的历史痕迹在身边无声地流淌。泛舟山塘，两岸的灯光映衬出山塘的千年诗画，古老悠远的吴韵仿佛就在耳边轻响，一条山塘河，一艘画舫，一曲丝竹、一杯香茗，真会让你不知身处何年。

漫步山塘街，满眼是临河人家。小桥依旧伴流水，绿树葱葱满长堤，红堂会所依旧在，故人已去百千年。山塘街，自古以来是苏州人游玩赏景的好去处。山塘三节会、山塘灯船、吴歌赛会，让这个天堂里的街市成为“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”(《红楼梦》语)。白居易诗曰“买鱼沽酒，行旅如云；走马呼鹰，飞尘蔽日。晚村人语，远归白社之烟；晚市花声，惊破红楼之梦”。恰是旧时山塘的生动写照。而乾隆七下江南，七次途经山塘，也曾写下“山塘策马揽山归，淡荡韶春鞭漫挥”这风流诗句。如今繁华的山塘街上，店铺、住家次第相依，既有苏州老字号采芝斋、五芳斋、乾生元等小吃店，也有吴韵茶庄、桃花坞木刻年画、紫檀木雕、刺绣等特色商铺，还有白公祠、唐宋五贤祠、张国维祠、李廷龄祠、吴一鹏故居等古建筑。如有兴趣，还可在古戏台上听《三笑》《白蛇传》等苏州评弹，那轻柔吴音、那水袖曼舞，尽显苏州的古典情调。

“七里山塘七里桥，桥连堤又堤连桥”，山塘桥、济善桥、引善桥等30多座古老的桥梁倒映在七里河中，诉说着千年风霜往事，又见证了山塘今天的繁华。川流不息的游人踏着青石板忙着拍照，众多的小吃是难挡的诱惑，一声声软软的吴语，着实叫人听得心花怒放。我们将要离开时，天下着小雨，烟雨朦胧的山塘街顿时让人更加着迷，让我真正品味到晚唐诗人杜荀鹤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；古宫闲地少，水巷小桥多”的诗意。

山塘是河是街，是诗是画。行走山塘，就是徜徉在一泓盈盈的碧水上，就是穿越在千年姑苏风情里，就是让人放下一切回归宁静、回归古朴、回归本性。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，苏州是一座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，而山塘则是苏州的缩影、吴文化的窗口。

夏日之花(外二首)

蓝希琳

夏日之花

燕子

燕子的倩影——燕子，犹如黑亮的晶体，散发出沉甸甸的光彩，飞进我家庭院的这只娇小玲珑的燕子，温和，而不愿沉默，已经熟悉我的疾苦，懂得我的心思，语音格外轻柔动听，将我体内的虚火暗暗湮灭。

栀子花

于庭院，或者山野，大朵大朵地开，浅浅的颜色，薄薄的花香，不管尘世的纷扰，不论晴时还是雨来，没有谁的掌声，没有像样的祝福，开成一副良药，开出生命的精彩。



天空之镜 彭雪英摄